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兩谿文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𣏌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曽起

謄錄監生臣任鑑

集部六

兩溪文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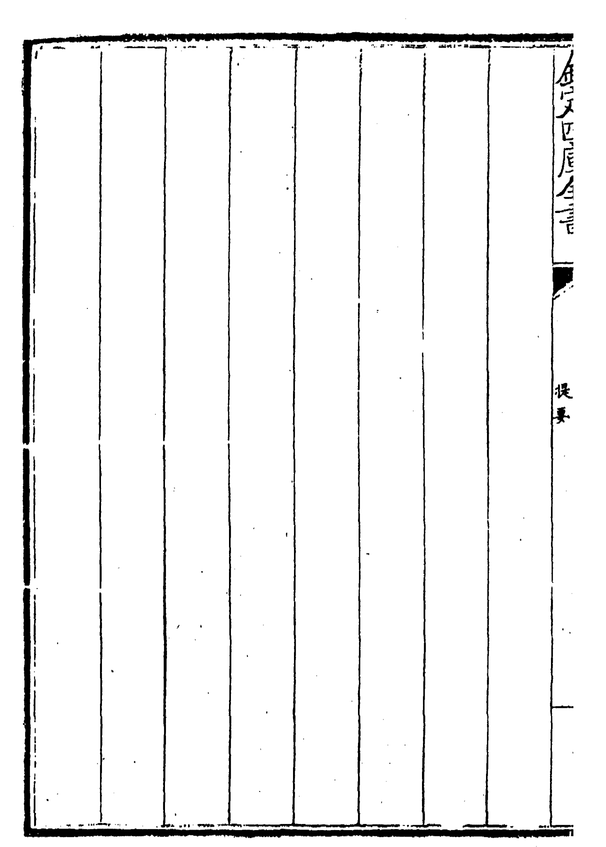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兩溪文集二十四卷明劉球撰球字求樂更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授禮部主事以楊士奇薦入侍經筵改侍講後忤王振下詔獄為振黨馬順所殺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忠愍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皆

所作雜文球沒後二十八年其子廣東布政司參政鉞所編彭時劉定之皆為之序當王振盛時侯伯公卿惴惴然趨風恐後而球以一文弱詞臣仗大義以與之抗至支解慘死屹不少撓沈德符野獲編記其見害之後猶為厲於馬順家是其剛毅之氣亘生死而不可磨滅今觀其文乃多和平温雅殊不類其為人其殆義理之勇非氣質用事者歟然味

其詞旨大都光明磊落無依阿淟涊之態所謂君子之文也雖殘章斷簡猶當寶貴況全集裒然具存固宜亟為採録以風厲名教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兩谿文集原序

自昔學聖賢之學者先道德而後文辭蓋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必有以輔世明教然後為文之至實不足而工於言言雖工非至文也彼無其實而强言者竊竊然以靡麗為能以艱澁怪僻為古務悅人之耳目而無一言幾乎道是不惟無補於世且有害焉奚足以為文哉以是觀之其文傳不傳槪可見矣吾安成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諱球字求樂世為簪纓

望族自少力學博極羣書存心制行率由正道以春秋舉永樂辛丑進士拜儀曹主事居官廉勤積學不怠遂膺薦入侍英皇經筵預脩宣廟實録書成進翰林侍講其在翰林雖以文學為職而忠君愛國憫民憂世之志尤惓惓焉嘗疏十事規切時政忤權奸下獄直詞勁氣之死不屈天下聞而壯之不踰數年言益驗事益彰聞朝廷嘉其忠乃有贈謚祠祀之典此公始終之概也跡公平生其志於道德者乎而於脩辭亦苦心極力期與

古之工文者並蓋無所不用其誠者也觀其應世之文有典有則粹然一出乎正皆足以扶世道而重名教謂非有德之言可乎其視古人豈多讓哉公没後二十有八年其子廣東叅政鉞淛江副使釪相與類集公文鋟梓以傳屬時序之時於公為後進鄙言何足以重公然公亦何待予言以為重惟公之文步趨聖賢之途根本道德之實嚴整雅潔無一浮靡恠誕語若此者自足以取重於世加之死於忠諫其精神耿耿乎天地間凌厲

山岳諡謚日月與寒暑俱運而無窮其所以增重斯文者有在人將視為商敦周彛而寶重之雖微予言可必傳於世無疑也魯穆叔論死而不朽先立德次立言於戲公之不朽其在是矣況有二肖子益克振勵功名為之後哉二子俱第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累轉至今職名位方進而未已皆有光於家學者也因其請辭不獲命敬書此於篇端庶觀者有考焉成化六年歲次庚寅夏五月朔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里生

彭時序

兩谿者故翰林學士謚忠愍劉公存日所自號公先世家安成泬谿繼徙邑葛谿自號不忘其先孝也正統初予筮仕翰林公被楊文貞公薦自春官屬來預經筵史館事宣廟實錄成改侍講是時在院以文鳴者吉郡最多公居其間金春玉應鯨鏗鰲荅光前偉後為二三元老宗工所重然公之文非徒文也盖有本焉公文奚本乎公家世學春秋以之掇巍科躡膴仕背項相望春秋明經世大法凛凛巖巖若氷霜凝㤗華峙公於其學尤為深

造夫文不本經學非文也公之文本經學且有源委經學奚本乎予視公僚長而公家嗣今廣東參政仗德予同榜為翰林庶吉士予交公父子間聞公議論正大動以古聖賢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心也心以學經經以為文其本深矣觀兩谿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卷其文甚富然劉貢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與斯集雷震章乃蠙輿之孕月也犀炎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者先焉抑公終

以是蒙主知恤於身後贇銓殆不得擬天順復登宸極
公冢嗣洎季子澥江憲副仗和駸駸並進可見曩昔明
公非英宗皇帝意也終知公之忠也公字求樂别字廷
振今祀於郡忠節祠云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學士經筵官國史副總裁知制誥永新劉
定之序

兩谿文集卷一

明 劉球 撰

講章

尚書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這是尚書舜典紀載帝舜即位後命官典禮的事咨是

訪問四岳是官名三禮是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三件的禮帝舜訪問四岳如今羣臣中誰能掌我三禮的事僉曰伯夷僉是衆人共說伯夷是人名四岳與在朝衆臣都說伯夷這箇人可典三禮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俞是應答他說的是秩宗便是典三禮的官如今太常寺卿帝舜說衆人所薦的是遂命伯夷做秩宗又告誡伯夷說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夜是早夜寅是畏敬直是心無私曲清是潔淨不為物慾所汚帝舜說感格神

明只在存心心若不知敬畏稍有些私曲便為物慾汚染怎麽感格得神明伯夷爾當自早至晚常存敬畏的心端端正正無一毫私曲則心上自然清潔不容那物慾汚染這等呵方可感格得神明臣聞帝王主典天地百神故朝廷之禮惟祭祀為重然必有官專掌其事此所謂秩宗是已帝舜咨問四岳任之伯夷可謂審矣而其告誡之際拳拳以寅為說欲其持敬存心於平日而後可以感格神明帝舜在位五十年郊則天神格廟則

人鬼享固其大德足以祈天永命亦必伯夷有以相成之也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祭祀是國家的重事伏惟聖明留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這是大禹謨篇史臣記帝舜將傳位與禹先告以治天下的道理這幾句是帝王治道源頭最切要的說話如何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心字從人知覺上說其發

於私欲上的便是人心其發於天理上的便是道心如眼裡要看着好顏色耳裏要聽着好聲音口裏要喫着好滋味身體要得閒散自便此皆從人欲上發來這箇心易私而難公故危殆而不安這便是人心惟危若遇顏色於道理不當看的不看聲音於道理不當聽的不聽滋味於道理不當喫的不喫身體於正事當為的不肯閒散怠惰了此皆從天理上發來的這箇心難明而易昧故微妙而難見這便是道心惟微如何是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這是說能於人心道心兩件中間明白審察知得那個是人心那箇是道心這便是惟精既審察得明白了却把道心常常做定主宰人心都聽道心使喚不妄想不妄為這便是惟一這等呵一動一静一云一為處置天下的事都合道理自無過的也無不及的這便是允執厥中舜把這道理告禹着他存養此心以為治的根本又恐禹於聽言處事上或不當不免有過有不及處所以又與說聽言處事的道理如何是無稽

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舜的意思說凡治天下古先聖人都有成法人的言語是考究古人的纔可聽若是出一人私見無所考究不可輕易聽他這便是無稽之言勿聽又說人君所行的事要合得天下人心人的所謀出於衆人公心纔可用若出於一人見識不咨於衆謀不可輕易用他這便是弗詢之謀勿庸精以審之一以守之則心裏所存的都合道理言不輕聽謀不輕用則外面所行的都合道理自內及外都無差失天下豈

有不治這是帝舜告禹的深意臣謹按允執厥中這一言堯以命舜至舜亦以命禹又加之以此三言所言雖多於堯其道不出乎中之一字後來成湯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武王訪道於箕子有曰皇建其有極極便是這中唐虞三代盛時天下國家長治久安皆由人君處心行事合乎中道後世人君處心行事不由中道所以功效不及前古盛時為人君的誠能講學以求中之理力行以求中之實則二帝三王之治可復伏惟皇明留意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這是尚書禹貢篇紀載荆州所貢的方物是下面的人貢獻其物於上那時禹受舜命平水土成功乃命九州各以其物來貢荆州是今湖廣地方所貢最多其言厥貢是說荆州其所該貢的何者是荆州該貢的羽毛齒革羽是鳥羽毛是獸毛可做旌旄齒是象齒革是犀

兕的皮可做車甲惟金三品是那金銀銅三樣的金可做器用杶榦是杶木可為弓榦栝與柏都是木可為棟宇砥礪都是磨石砮是做箭鏃的石丹是丹砂可做藥的這等都是該貢的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是竹之堅者楛是木之直者都做得箭荆地皆有之特令三邦致貢其有名者包匭菁茅包是裹匭是匣菁茅是苞山所産的三脊茅祭祀時用以縮酒特重之故包裹於匭厥篚玄纁璣組篚是筐篚玄纁是絳色的幣璣是

珠類組是綬類也重之故盛以篚這幾件也是荆州該貢的九江納錫大龜九江即今之洞庭大龜是國之守龜其大一尺二寸不可常有偶於九江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以自別於常貢臣謹按禹貢所載九州貢的方物皆出其土之山川風氣所宜産而非取諸遠方珍奇皆切於國之服食器械所宜用而非資其私已玩好故民歲供之而無不足國日用之而常有餘於這上見得聖人有公天下的心節用愛民的意所以成有虞之治

而足為萬世法後來周成王時西域貢獒周公作旅獒以陳於王以為明王不貴異物賤用物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於國周公輔成王制周禮以開太平立九貢之法致邦國之用亦惟取足於國無損於民皆有禹貢之遺意是以成周之治比隆有虞及周之衰齊桓公仗義以尊王責楚不貢包茅而楚服罪率諸侯脩職貢而諸侯官受方物周室賴焉以尊其法雖久猶足維持其國貢賦是國家不可無的然必取之有常用

之有節而後可以福國經久伏惟聖明留意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這是商書說命上篇史臣記高宗得傅說的事傅說是箇有德行的人高宗得之以為相史臣推原其始謂之王庸作書以誥曰王便是指高宗言庸字觧做用字作書是高宗作那告羣臣之書高宗因羣臣諫他免喪之

後不言語所以作書告與他以已不言語的意思如何說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台字喚做我字正是表正的意思類字喚作似字高宗告羣臣說道以我嗣位為天子表正那四方諸侯百姓我恐怕自已的德不似那前人明哲因這上不敢輕易發言恐言不中理時誤了天下的事如何說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恭是恭敬的意思默是淵默的意思思是思慮道是治天下的道理帝是上帝賚是賜與的意思

子字也喚做我字高宗又說道我雖不言語然此心常常恭敬淵默去思量那治天下的道理這個誠意感動上帝所以夢寐中見帝把一箇賢良輔弼的臣賜與我使這箇人來代我出那言語去宣布政教如何是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審字觧做詳字象是繪畫那夢中人的形象說便是傅說傅巖是傅說所居之地肖字也喚做似字高宗因夢見上帝賜已良弼却去詳審那夢中人的形象繪畫出來使人

把這形象徧求之天下惟有傅說築居在傅巖之野他的形象却與那夢中人的形象相似高宗因此得之臣惟高宗之得傅說實自其恭默思道一念誠心與天無間是以精神感格形諸夢寐來之巖穴又尊之甚至任之甚專所以能復成湯之業於既衰之餘其後文王造周亦常思賢因卜獵至渭遇見呂望即載以歸尊之為師其信任之也似高宗之任傅說遂成興周之功這等看來自古聖王能得賢佐以輔成其治者皆本諸身先

有致賢之誠而後能盡任賢之道所以功業如此其盛也昔漢儒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有曰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又曰人君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莫非此意伏惟皇上以高宗文王之心為心信任仁賢以隆至治斯世斯民不勝幸甚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這是商書說命下篇高宗命傅說與傅說荅高宗的言

語如何說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古人稱君謂之后賢是賢臣乂字觧作治字食是食禄高宗告傅說以為人君當與賢臣共治天位共食天禄然君臣之遭遇甚難有聖智之君非遇輔理之臣則雖有天位亦不得與之共治有賢良之臣非遇養賢之君則雖有天禄亦不得與之共食所以說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如何又說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爾是指傅說克是望其必能之辭紹是繼續的意思乃辟是高宗

自稱之辭先王是成湯永綏民是永安其人民高宗既告傅說以君臣遭遇之難又謂傅說必能匡輔己以繼紹成湯之美永安天下之民使己之德亦如成湯之懋昭大德使己之治亦如成湯之建中於民這是責望傅說的意思所以說其爾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傅說聞高宗是命即下拜稽首以敬受之且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敢是自信的意思對是對以己揚是揚於衆休命即是高宗命說的言語傅說因高宗言其必能輔

成己德以繼紹成湯即自信以為天子有這等休美之命固當對答於己以成其美又當播揚於衆以彰其善是有自任的意思所以說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臣惟君臣相遇如高宗之於傅說豈不誠為難哉盖商之先王莫聖於成湯商之先臣莫良於伊尹成湯伊尹固難得矣而傅說嘗告高宗曰恊於先王成德監於先王成憲盖欲以成湯之德望於高宗高宗亦命傅說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盖欲以伊尹之功望於傅說至是高宗謂

傅說克紹乃辟於先王則是欲傅說輔之為成湯傅說荅以敢對揚休命亦自任其能為高宗之伊尹其後高宗為商令主傅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得非其君臣平昔期望勉勵之所致與大抵說命三篇皆高宗求道於傅說之言傅說納誨於高宗之意至此篇終猶拳拳以道相期蓋其中無非聖學之所存治道所自出誠帝王之所當講也伏惟皇上留意是書以廣聖學以隆治規天下幸甚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這是周書洪範篇内第六疇言人君乂用三德以納民俗於皇極的意思六是其疇之數居第六三德便是下面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這三件正是無偏邪直是無私曲這便是三德中第一德克字觧做治字剛克是以剛健之道治之這便是三德中第二德柔克是以柔順之道治之這便是三德中第三德曰正直曰剛克

曰柔克以見人君治天下威福予奪抑揚進退各有用

這三句是總說三德之目下面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

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這幾句是詳說三德之

用如何是平康正直平康是平安無事的意思人君當

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之道以治之無事矯拂所謂

無為而治這便是平康正直如何是彊弗友剛克燮友

柔克彊是彊梗的意思弗友是弗順的意思人君當彊

梗弗順之世則用剛健之道以治之蓋以剛克剛必去

其習俗之暴以歸於中變是柔和的意思友是委順的意思人君當柔和友順之世則用柔順之道以治之蓋以柔克柔必去其習俗之懦以歸於中這便是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如何是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沈潛是深沈潛退不及中道的人人君於沈潛不及中道的人則以剛健之道治之蓋以剛克柔必去其氣禀之不及以就於中高明是高亢明爽過乎中道的人人君於高明過乎中道的人則以柔順之道治之蓋以柔克剛必抑

其氣禀之太過以就於中這便是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正直用於平康剛克用於彊弗友沈潛柔克用於變友高明是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正直不言克蓋順其性質之美故其功易剛柔言克蓋救其氣習之偏故其功難聖人撫世酧物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可謂盡矣臣謹考之箕子陳洪範九疇於皇極之後而繼之以三德蓋皇極所以體其常三德所以盡其變人君

治天下當以三德為皇極之用以適輕重之宜下文有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又以威福玉食三者為人君所操以用夫三德者也人君能操此三者則予奪抑揚之權皆自己出而三德有以盡乎皇極之用矣若假於臣下則權勢下移紀綱紊亂何以操縱三德以盡皇極之用哉此箕子之告武王實萬世人君為治之法伏惟皇上體念箕子之言建皇極於中以盡三德之用以總威福之權天下幸甚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這是周書召誥篇召公欲成王脩德䘏民以永天命的言語王即成王元字觧作首字刑是取法之意召公意思說德雖是人所同得的道理然王位在天下之上其德必首出天下而為德元則小民乃得儀刑效法而用德於天下民既用德則王之德愈見昭明顯著光被四

表不可掩矣所以説其惟王位在徳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上下是君臣其曰是期望之辭召公意思又説民雖至微而關天下爲至大君臣之間乃同徳一心以勤勞憂恤其民而期望説道我周受天命爲天子其丕大如有夏歷年四百之永式用勿替有殷歷年六百之永意在兼夏殷二代之歷年者無他故也蓋惟欲王憂恤康濟其饑寒勞苦鰥寡孤獨不得其養之小民以這箇愛恤小民之心感召天眷庶幾有周受天永

命以長享福祚保其富貴於無窮所以說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即勤恤之實而受天永命即歷年之實也臣惟人君之受天命必本於得民心而得民心又在於脩厥德德有以及民則民心歸於下而天眷隆於上矣故召公因洛邑既成成王始政作是書以告之既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又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拳拳欲成王用德以恤民因民以祈天其為國

家悠久長遠之慮何其至哉成王信用其言於顧命有曰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而用德之意勤矣於周官有曰以祐乃辟永康兆民而愛民之意篤矣所以受天永命不但享有百年之壽至如武王卜洛不過曰歴年七百其後乃過其數而至八百六十餘年之久召公用德恤民以永天命之言卒有明驗是則人君欲祈天永命惟盡心於用德卹民二者而有餘矣伏惟皇上體召公致告之言考成王已驗之效益崇厥德用恤小民以

隆聖壽於萬年以綿國祚於無疆天下幸甚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這是周書君奭篇周公因召公欲告老故作是書舉商得賢輔治之效以明其不可去的意思佑是助實是虛實之實屏是藩屏之屏周公承上章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六臣能輔君以格天因說道上天佑助有

商其命純一不雜乃多生賢才以實其國使不致空虛其在京師則自百官之著姓以至王人之微者莫不秉持德行明致憂卹其在四方則自百執事之小臣以至藩屏侯甸之大官莫不爭先奔走以趨事効勤凡内外大小之臣無非賢者所以說惟天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稱是舉又厥辟是治其君之事一人是君周公意思又說惟天純佑商國而實以賢才如此故其君用人惟德是舉而賢才

之進亦惟德是持用能治理其君之事不至廢墜所以其君一有會盟征伐之事於天下則天下之民從其命令聽其號召有如龜之卜如蓍之筮莫不尊而信之不敢違背所以說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於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周公蓋以商之得賢致治者皆大臣輔君格天之力況成王幼冲豈可無輔相之臣是召公決不可退也臣惟天之佑助人君莫大於生賢以輔成其治人君之得天佑又在大臣輔之以盡感格之

道故周公惓惓舉商得天純佑以致賢才之衆治化之孚為召公告所以勉留召公之意至深切焉他日周公之詩有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召公之詩亦曰藹藹多士維君子使又見周室多賢以成治化足以比隆於商而成王用二公輔相以感格上天佑命之純殆與有商諸君無以異也伏惟皇上取法商周賢聖之君以隆天佑以致多賢以成治化天下幸甚

古之人廸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廸知忱

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這是周書立政篇周公戒成王以用賢為政之道此一
節是說有夏之君能用賢而其臣又能勉之以任賢的
言語迪是蹈而行之籲俊是招求賢俊周公因上文說
常伯常任準人是左右輔政的美職人君能憂卹而慎
擇之者少至此說古之人能迪行憂卹此職之道惟有夏

之君為然有夏之君當王室盛大强競之時務招求賢俊以尊事上帝可謂能迪行此道矣所以說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是蹈而知之忱恂是誠以信之九德是臯陶謨所陳之九德后是君宅是安而處之事是任事之公卿即常任牧是牧民之長即常伯準是守法之有司即準人謀面是謀人之面貌訓是觧做順字周公又說有夏之臣蹈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而拜手稽首以致其尊君之意說

道能宅任常伯常任準人三職使之德稱而位安如此然後能盡為君之道若徒謀之面貌以為其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任如何得有賢而好義之人所以説廸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臣惟人君圖治當以用賢為急人臣事君當以進賢為忠故有㬋之君既能籲俊尊帝其臣猶以擇任三宅為言君臣之間

可謂交盡其道矣周公舉以為成王告亦惟欲其任賢以輔成於治也嘗因是考之舜闢四門以來天下之賢矣益猶戒以用賢勿貳湯既立賢無方矣仲虺猶勸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則唐虞三代君臣未有不以選賢任官為事所以治化之盛非後世所及伏惟皇上體古聖君之心從古聖臣之言進用天下之賢圖臻雍熈之治斯世斯民幸甚

春秋

元年春王正月

這是春秋一書之首紀年月以明王道的書法春秋是魯國史書之名孔子生於魯因周室東遷王法浸壊三綱九疇日淪以斁乃筆削國史始於隱公終於哀公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而寓一王之法於其間無非欲存天理正人心尊王而抑伯内修而外攘命有德以勸善誅有罪以懲惡推明二帝三王之道以為萬世人君治天下之大法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者是也如

何書元年元是大始的意思在天之元即在人之仁元年是隱公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者所以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天之用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地之用人君與天地參故即位之初便當體天地一元之德發政施仁為人民社稷之主故謂一年為元年這便是春秋書元年的意思如何書春王正月春是四時之首萬物以之而生王是周之天子當時天子皆稱王正月是周正建子之月加春於王之上者以天時正

於上天子必欽而承之然後能統天下見天人之理合
為一也加王於正月之上者以正朔出於王諸侯必尊
而奉之然後能理其國見天下之統歸於一也這便是
春秋書春王正月的意思臣謹按春秋之法莫先於明
王道而王道之原實出於天天道順而後王道為可行
故孔子於一書之首書元年書春王正月見人君當體
元居正以奉天道而正王道漢儒董仲舒推廣其義有
曰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必

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無邪氣干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此是說春秋欲人君體元之意又曰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正者王之所為人君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之道此是說春秋欲人君居正之意為人君者誠以體元為職居正為要則聖

經大法可舉而措諸政治天下生民皆得蒙其福矣伏惟皇上取法春秋體元居正以仁育羣生以統理萬國天下幸甚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這是魯莊公十三年齊桓公創伯的事齊侯是齊桓公宋人是宋桓公陳人是陳宣公蔡人是蔡哀侯邾人是邾儀父會是相會以結好北杏是齊地齊本太公之後為周諸侯國在山東周既東遷號令不行於天下列國

無所統屬齊僖公遂有小伯之志春秋之初盟於石門盟於瓦屋皆欲樹立黨與以自尊大然歷襄公之世諸侯猶未宗齊至桓公即位得管仲為相欲仗尊周室伐山戎安中國這等大義為名以匡合諸侯使皆尊已為盟主故於魯莊公十三年春因宋萬為逆宋國未寧乃會諸侯於北杏以平之實欲因此以為開創伯業之謀於是宋陳蔡邾四國之君翕然惟桓公之命是從桓公亦肆然立於諸侯之上而為之主自是會盟征伐之政

一主於齊其後宋襄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又皆踵齊之迹迭為盟主原其所自皆由北杏之會始孔子作春秋意謂先王制法禮樂征伐皆自天子出諸侯不敢擅其權必九命作伯然後得專征今桓公未嘗受命於王四國果何所據而私相推戴以為盟主使天子大權一旦而歸於齊是無王也故四國之君皆貶稱人誅其首亂以正王法然當是時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有能合列國以尊王室免民於左袵也不得不與之故齊

侯書爵所以與之誅四國者聖人扶持王道之本心其法出於正也與齊桓者聖人憂慮世道不得已之意其事出於權也臣惟北杏未會之前天下惟知有王既會之後天下始知有伯則是會其王伯興衰之機與盖王伯之相去也為甚遠王者之心誠一無偽其所施為皆大公至正猶天地之化不見形迹自然澤及萬物二帝三王用是道以治天下故功烈極其大伯者則尚誇詐急功利無誠心直道待人惟假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

之私五伯用是道以駕諸侯故功烈爲甚卑王道固不可與伯政同語伯政之興實足爲王道之害故春秋於北杏之會首責四國之戴伯者聖人欲尊王道以抑伯功也孟子有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之也又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又曰伯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皡皡如也皆明於王伯之辨深得春秋之旨春秋以後人君爲治近古者莫過於漢然猶雜伯不純乎王道所以不能興復唐虞三代之盛由是觀之春秋拳

拳於尊王抑伯者誠欲垂後法以開萬世太平也伏惟
皇上深體春秋之意篤行王道抑黜伯功陋五伯之跡
復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幸甚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

這是魯僖公九年齊桓公合諸侯以明王禁的事諸侯
是齊桓公與魯宋衛鄭許曹六國之君盟是誓於神明
以結約信葵丘是宋地今在河南睢州桓公主伯因葵
丘罷會宰周公還朝廼與諸侯盟於其地示以五命之

禁其初命意思說有不孝順父母的當誅戮之樹立嫡長子為世子不可以愛子更易之寵妾卑賤不可使為正妻以亂夫婦之倫再命意思說賢良之人當尊禮之有才能之人當養育之以表彰其有德三命意思說民年老者當敬重之孤幼者當慈愛之四方賓客行旅至者當優待之四命意思說為士者不可使世襲祖父官職恐其未必皆賢百官衆職當求賢才以任之不可使人兼攝恐其廢事取士必在得人不可濫舉不肖大夫

有罪當請於天子以正典刑不可擅自殺之五命意思說不可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病鄰國鄰國凶荒來告糴以賑饑不可閉遏不發封建國邑當告於天子不可自專其權凡此五命之詞皆王朝大禁天下所當共守桓公能舉以約束諸侯翼戴王室故但束牲讀書不待刑牲歃血而人皆喻其志伯者功業未有若此之盛者孔子作春秋所以再書葵丘以深美之然桓盟不日至是而書日又以其盛而將衰故謹之也臣謹按五伯之

功桓公為盛桓公之盟葵丘為盛誠以其能明五禁以正卒人非其他之盟所可比也然葵丘未盟之先伯業日新月進既盟之後伯業日替月衰則是盟得非其盛之極而衰之端與其故何也盖伯者不能存久而不息之誠守滿而不溢之戒但假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勤力勞心不敢自息欲之既遂則志滿氣驕不復有為此其所以盛於前而衰於後也聖人於是盟既美其盛又謹其衰以垂法戒於後世盖欲治

國平天下者慎終道始保全盛業於不衰伏惟皇上因
伯功之盛而監其衰取春秋之法以致其謹始終此心
則始終此治天下幸甚

四書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章是論語第一篇孔子說治國的道理道字解做治
字千乘之國是孔子時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
的孔子說那千乘之國其人民也不少為之君者必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然後治得這箇國如何是敬事而信敬是小心嚴謹的意思信是誠實不欺的意思人君於事苟不小心嚴謹必至悞了故遇着事時須要此心專一在這事上如捧那圭玉持那盈滿一般不敢有一毫惰慢苟且務處得這事十分停當不致悞了這便是敬既敬於事又要取信於民若與民無信時民便疑了故下政令時務須端端確確堅如金石驗如晝夜不可少有欺詐以致朝令夕改賞的必賞罰的必

罰終始如一這便是信如何是節用而愛人節是節儉不奢侈用是用度愛是慈愛人是百姓人君雖極富貴然不可縱耳目之欲為奢侈之事以糜費了錢粮重困了民力須制用有節使宮室輿馬衣服飲食一切日用之物悉從儉約不至太過也不至不及這便是節用自已既節儉了又當愛䘏百姓盖百姓是國家的根本百姓安則國家安豈可不愛䘏他須常加憐憫常加撫養凡有科徵差發務須輕省使他饑的得食寒的得衣老

的少的無一個不得其所這便是愛人如何說使民以時使是役使時是農閒時月國家如有造作要役使百姓時必念着百姓每春來要耕夏來要耘秋來要收這等時月都不要役使他恐妨了他農功必待冬月農事畢時百姓每都閒暇了然後使他這便是使民以時蓋敬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這五件都是為治的道理孔子因當時諸侯不能行之所以說治千乘之國須是盡此五件然後國可得治何況天子以萬乘之尊四海之

廣豈得不盡其道天子盡得此道時則天下平治又非千乘之國可比這等看來此五件乃天子諸侯通行之道萬世不可易的臣謹按論語一書論説治道自這一章始蓋此五者乃治國之要為政之本人君能盡得此道的則上下相親天下國家無有不治不能盡得此道的則上下相離天下國家怎麼得治自古帝王莫聖於堯舜而堯舜之時黎民於變萬邦咸寧只為他能盡這五件所以天下大治這五件雖是不可缺一然必以敬

為本敬是一心的主宰一心敬則萬事理如堯之欽明欽便是敬舜之恭己恭也是敬這敬字是帝王的大德成始成終的道理伏惟皇上行此五者本之於敬以與堯舜之治天下幸甚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是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告齊宣王與民同憂樂的言語如何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樂是歡喜的意思

如飽食煖衣安家樂業這等都是百姓每所樂的人君心裏能喜樂那百姓有這等樂的不生事去擾害他使他長得有這樂則百姓心裡自然感悟亦嘗喜樂國家安寧人君心上快活長得享其太平之樂這便是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如何是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憂是愁悶的意思如饑寒困苦不得安生這等都是百姓每所憂的人君心裡能憂愁那百姓有這等的憂常常減其税粮省其差役使他不至有這等的憂則百姓

心裏也自然憂念國家常恐有敵國外患人君心上不得安樂而思盡忠効死以報於國這便是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下面又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也是上面的意思說人君能與百姓同樂則所樂者非自家一已的樂却是樂天下之樂人君能與百姓同憂則所憂者非自家一已的憂却是憂天下之憂這等呵四海雖廣兆民雖衆莫不歡欣歸戴親愛之便如赤子之愛父母拱衛之便如手足之衛頭目天

下豈有不治國家豈有不安所以説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臣惟君之與民其分雖殊其體則一君能以民之心為心則民亦以君之心為心孟子所以極言人君當與其民同憂樂以曉告齊王下文又引晏子對景公之言以為古者人君於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反覆申説君民一體之意至深切矣惜乎齊王終不能用然按大學平天下章有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也是説人君當以民心為

已心的道理這等看來孟子此言誠為君國子民的要
道伏惟皇上推而用之以保養生民天下幸甚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
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這是孟子離婁篇孟子說誠身之道足以感動人的言
語誠是真實無偽的理天與人所同有的惟聖人自能
全得這個理衆人必待思勉然後能全之所以孟子說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如何是誠者天之道

誠者是指聖人而言天道是天理之自然天無不實寒便實寒暑便實暑皆出於自然都不待用力聖人之德渾然天理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凡理之在已者不待思勉而自無不實是即天道之自然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如何是思誠者人之道思誠是指那未至於聖人者而言人道是人倫日用所當然如孝於父母弟於兄長皆是當然之則未至於聖者於仁有未實則思用力以實其仁於義有未實則思用力以實其義凡

理之在我者皆欲操存省察以實之是亦人道之當然所以說思誠者人之道也下面又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這又是推廣那誠身的效驗而言至是至極的意思動是感動人的意思孟子以為這箇誠是天下公共的理不以物我而有間人能推極此誠使自己的身心都無一毫不實未有不能感動得人如事親則親悅取友則友信事君則君用使民則民從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無所感而不應都從那至

誠上來這便是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若自己的身有不誠所言所行皆出虛偽這等呵内外遠近俱不相信怎麽感動得人故又說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惟天地人物之分雖有萬殊然其為理不過一誠而已此誠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賦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人能全體此誠於身則至誠之德近足以化人物大足以配天地孟子因上文誠身之意而推言誠之為道其說盖本諸子思之中庸中庸自二十章首舉誠身之端至二十

二章則言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與盡人物之性至於
贊化育參天地三十二章復言天下至誠能經綸大經
立大本知化育推極至誠功效各至於盛而其功實自
誠身始這等看來此誠之體要雖至約然其功用之大
舉天下無以加之伏惟皇上留意誠身之學以全至誠
之德以化臣民以配天地天下幸甚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
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這是中庸第十九章子思因孔子說祭祀之禮與治國的道理無間故引此以明中庸之道如何說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郊是祭天處社是祭地處上帝是昊天上帝古者天子設郊壇於國之南用騂犢以祀上帝設社壇於國之北用太牢以祀后土這是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矣如何說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宗廟是祖宗之廟先即是先祖古者天子為七廟以奉祖先神位常陳設宗器設其裳衣薦

其時食以祭之這是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既說郊社宗廟之禮所以事上帝先祖矣何以又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明是明達的意思郊社之禮便是上面事上帝后土的禮禘是天子宗廟中大祭以追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嘗是秋祭四時皆祭舉一以見其餘耳治國是治理其國人民示字與顧視的視同掌是手孔子意思說事神治民本同一理能明達得這箇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

知事神之道在於精白一心不可有毫髮私僞於其間把這箇心去整理那國家凡政令之出務合至公刑賞之行必求至當這等則欲國家之理人民之安譬猶以已之目視已之手其勢甚明且易所以說道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臣惟神明之分雖殊然事神之禮實本此心之敬治民之道亦本此心之敬致是敬以事神則郊焉天神格廟焉人鬼享無祭不受其福致是敬以治民則施於國而國治施於天下而天下平無往不有其功事

神治民之道夫何間然之有哉孔子言武王周公之孝因推其所制祭祀之禮至於治國如視諸掌中庸之道盡於是矣然禮有曰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這等看來非聖德與帝配則不足以明郊社之禮非孝德與天通亦不足以明禘嘗之義如此尚敢望其國治之易哉蓋必聖人有饗帝之德格親之孝然後事神之道明而治國之效為易臻也伏惟皇上隆聖孝之德以明事神之道以宏至治之功天下幸甚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這是中庸三十章子思說孔子法帝王天地以全中庸之道的言語仲尼是孔子的字孔子如何祖述堯舜祖述是遠宗其道聖人之道至堯舜而大明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黎民於變舜之重華協帝慎徽五典五典克從此其所以為人道之極孔子宗之如删書必以二典為始論治則法其執中之傳這等便是祖述堯舜如何憲章文武憲章是近守其法三王之法至文武

而大倫如文王緝熙敬止而有丕顯之謨武王建其有極而有丕承之烈此其所以為王法之至孔子守之如學禮則有從周之言序詩必本周南之化這等便是憲章文武如何是上律天時律是效法的意思天時是春夏秋冬四時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皆有自然之運孔子法之如贊易以明陰陽之妙作春秋必倫四時之書以至迅雷風烈之必變顯晦屈伸之適宜所以為聖之時者這都是上律天時如何下襲水土襲是因襲的

意思水土是東西南北之四方高者為山嶽卑者為川澤皆有一定之理孔子因之如序禹貢述職方居魯而逄掖居宋而章甫以至行藏用舍隨寓而安所謂安土敦乎仁者這都是下襲水土大抵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一中庸也孔子祖述而憲章之則中庸之道在帝王者有以兼於孔子矣天時之運水土之理亦一中庸也孔子上律而下襲之則中庸之道在天地者有以兼於孔子矣孔子以生知安行之資又能追師帝王取法天地

盡作聖之功全中庸之道所以其聖愈聖子思作中庸既歷序帝王治天下國家之道天地覆載生成之德於前至此則以孔子之學兼乎帝王天地之道而言下文又謂其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以見中庸之道至孔子而能集大成以為天下後世凖則孟子亦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由是觀之孔子於中庸有以貫乎帝王天地而為一矣此其所以為萬世帝王師也伏惟皇上循孔子作

聖之規取帝王天地為法以盡中庸之道以開萬世太平誠天下臣庶之所賴也

通鑑

以汲黯為主爵都尉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武帝任用汲黯的事汲黯是漢朝的直臣主爵都尉是掌列侯的官汲黯始為謁者武帝以東粤相攻使往視之不至而還說越人相攻乃其俗耳何足辱天子之使又使往視河内失火還說民間失

火不足憂也臣見河南水旱民或父子相食因矯制發粟賑之請伏其罪武帝賢而宥之遷東海太守病卧歲餘郡中大治因召為主爵都尉其治務引大體而好直諫時帝方招文學言欲行仁義黯說陛下内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帝怒退謂左右說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因以責黯黯說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豈令阿諛順旨陷主於不義耶縱自愛身奈辱朝廷何後嚴助為黯告病帝問汲黯何如人對曰使黯任職居

官無以喻人至輔幼主守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勇如孟賁夏育亦不能奪帝曰然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朱子於通鑑綱目備書其事見汲黯為臣能盡忠極諫武帝能容其直而稱其賢惜不能聽其多欲之言以克去私欲實行仁義使治化比隆於唐虞臣惟理欲不兩勝猶水火不相容堯舜之心渾然天理絕無私欲故仁義之施内外如一而治化為至隆武帝不能以理勝欲徒假仁義之名欲興唐虞之治宜乎其不效後之

人君欲與古治必先遏人欲存天理使内外一於仁義而後可所以先儒胡寅讀史管見有曰汲黯多欲之言非惟中武帝之病凡為人君莫不然其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為文或撫劍疾視以為武或闢土服遠以為功或耽佛好僊以為高雖欲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治理欲行仁義而無本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德故人君莫大於脩身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

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

矣是則寡欲以脩身者實人君之首務為治之根本也

伏望皇上取堯舜之無欲為法以武帝之多欲為戒力

行仁義務隆治化則唐虞之盛可復見於今日實天下

國家萬萬年太平之福也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這是通鑑綱目紀漢昭帝時問賢良文學以民所不便

的事賢良文學是郡國所舉來有德行學問的人如

今進士一般民所疾苦是說當時政事足為民患的漢自武帝窮奢極侈斲喪國家以致用度不足乃用桑弘羊等置鹽鐵酒榷均輸官盡牢籠天下貨物與民爭利以足國用遂致民廢職業公私俱困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始元六年春因諫大夫杜延年奏說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文帝節儉寬和之政以順天心悅民意乃詔有司進郡國所舉來舉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與教化之要皆對說治人之道在抑末利而開仁義

今郡國置鹽鐵酒榷均輸官欲與天下爭利是以百姓就本者寡逐末者多願悉罷之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桑弘羊難之以為此國家制外國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賢良文學遂極言國家興利深為民病必示以仁義而後有益於民弘羊屢難之而其議愈切卒不能屈是秋遂罷榷酤官以從賢良文學之議蓋自武帝末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深知時務之要故内則輕徭薄賦外則與匈奴和親由是百姓充實稍復

文景之業實自詔問賢良文學以民所疾苦之舉發其端也故朱子於綱目特書其事以見武帝興利病民之政至此始漸萌矣臣惟利雖人情之所同欲然人君能行仁義則民化之而興廉讓之風雖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若孜孜於利以開民爭奪之端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淵成湯不殖貨利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皆不近利欲示以無貪而長其廉讓之風成其仁義之化也孟子告齊梁之君皆曰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莫非此意武帝不知仁義之為利而徒欲以利為利乃任桑弘羊等設均輸之法欲盡收天下之利歸之於國遂致民間疲困公儲亦虧使非昭帝之時能因賢良文學之議稍革其弊則漢室之危當不待於新莽居攝之日矣甚矣興利之臣足以禍人之國也伏惟皇上制用以恭儉為本示民以仁義為先則國用自足民生自遂而教化可興誠斯世斯民之幸也

九年夏四月詔司隷刺史歳考長吏殿最以聞

這是通鑑綱目書漢明帝督司隷刺史考課長吏的事漢時司隷校尉掌舉察京師百官及畿内長吏得失刺史如即今方面官一般掌舉察所部畿外郡縣長吏得失長吏是郡守縣令等官殿是官不稱職的最是有治行的明帝永平九年夏四月詔司隷刺史歳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歳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是盖明帝勵精圖治恐内外有司賢否混

淆優劣莫辨無由加賞罰以示勸懲故詔司隸刺史各考所部長吏歷任三年而自守廉潔莅政勤敏治績尤著者歲舉一人令與計吏偕上京師以聽陞賞其或貪濁庸昧廢職怠事尤無治績者亦以名聞以俟黜罰朱子特書其事於綱目見明帝能嚴考校長吏殿最之令有足為後世法也臣惟致治之道莫切於考察有司課績之殿最而行賞罰也茍課最不蒙賞則善者無所勸課殿不蒙罰則不善者無以懲如此而欲天下之治不

可得矣故考績黜陟之法肇自有虞而大備於成周周制冡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以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明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得虞周考課之遺意也故永平之治為東漢之首稱然考校有司殿最亦在乎任得其人也故有虞以禹宅百揆而庶績咸熈成周以周公位冡宰而大明黜陟今在内則吏部都察院在外則布政司按察司皆是考校有司之職若所任得賢以明於殿最

之課公其賞罰之施則百官有司自然各脩其職矣天下豈有不治乎伏惟皇上體虞周立法之意選忠良之臣任考校之職使殿最别於至明賞罰出於至公則官稱其職民蒙其惠天下萬幸

冬十月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這是通鑑綱目書晉武帝任將謀伐吴的事羊祜是晉賢將初武帝有滅吴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人心與吴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

聽之減省邏卒墾田八百餘頃始至無百日之糧其後有十年之積及西陵之拔吳主孫皓志遂張大不脩德政祜乃專務脩德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吳邊人遂皆悅服至是武帝加祜征南大將軍祜遂疏請伐吳因舉克蜀之事為言意謂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

劉禪吴人之困甚於巴蜀而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吴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傷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吴謀矣帝深納之賈充荀勗之徒皆以為不可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計後祜病入朝帝遣張華問策祜曰孫皓暴虐已甚今可不戰而克

若皓沒而更立今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不可窺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未幾晉遂大舉平吳克敵成功皆如祜筭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武帝任得其將羊祜謀出於忠有足取也臣惟人君任將貴在得人將得其人則以守必固以戰必勝以攻必取上下不擾而事有成功矣故舜命伯禹征苗而文德以敷武王用吕望伐紂而鷹揚是奮成王命周公東征而三罪斯得宣王命尹吉甫

北征而玁狁遂逐是皆任將之得人也晉武加羊祜征南大將軍卒成伐吳之謀亦可謂將得其人焉朱子書之綱目以人君任將當慎於擇人也伏惟皇上體古帝王命將之意選任忠賢俾總六師以戒不虞以翊至治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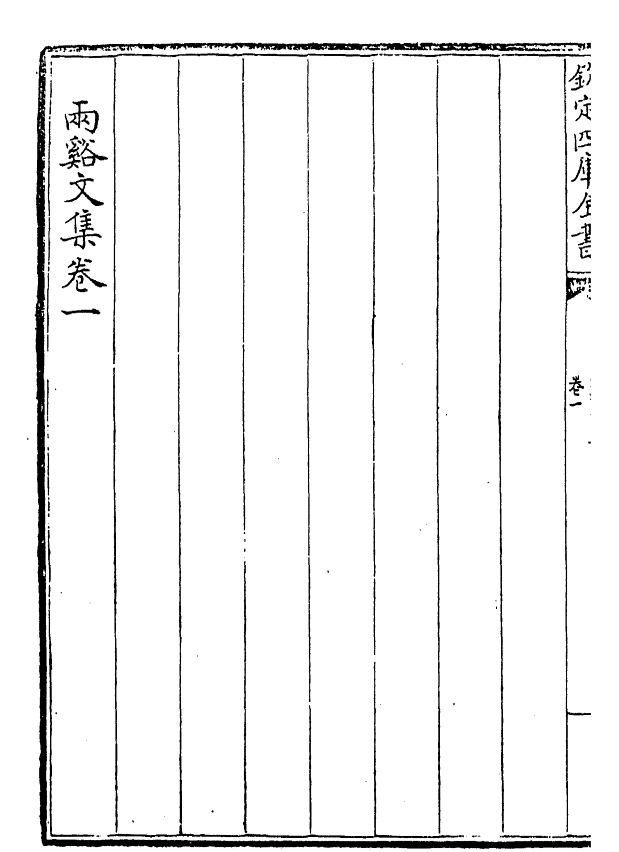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這是通鑑綱目紀唐高祖制民田産及平賦役的法均田是均平其田畝租是田租庸是身役錢調是宅地錢

高祖既平天下首定均田之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者減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租則每丁歲入粟二石調則綾絹絁布隨其地之所宜而輸之庸則歲役民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調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

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不與士伍男女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賬三年造户籍其養民之政理民之法始為精密故朱子於綱目備書其事以見唐治之萬目畢也臣謹按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為人君者必有以制民之産而薄其稅斂輕其徭役使各安其所然後民食足而禮義為可興故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畆而徹皆什取其一所以民有恒産而有恒心以成熙皡之治唐

之均田租庸調法雖不足比隆三代井田之制然業民有道處民有法故宋儒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有能制民之産使養生喪死無憾者惟唐之法其庶幾焉然為治者惟能省力役薄税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是誠為治所當務當今所宜行伏惟皇上法三代養民之意體宋儒均天下之言使地得其平民安其所則先王之治為可復矣



兩谿文集卷一

兩谿文集卷二

明 劉球 撰

奏疏

請罷麓川之征奏

臣聞王者之師不逞忿於一決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

臣竊以為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蹴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嶮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蜀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荐生又驟與敵遇故未交鋒而剛猛敢鬭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并力以攻則地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

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
逋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
為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隂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蝝之災其
為慮也如此況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暴露十二萬衆於
萬里之外以與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嘗寇也又兵法
有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是言粮餉不可不預備也今
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石民苦運輸軍多缺

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騁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重内輕外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荒遠故漢文帝弃尉佗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裔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南詔蠻徼之區來歸不足為國利背去不足為國恥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為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决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

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邉沿地方厚其粮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為外援俟寇出没即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粮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别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便於民則請

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勑所司選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已

雷震奉天殿鴟吻奏請脩省疏

臣謹按春秋而知君心之所感天心之所應有如響之荅聲影之隨形而國家成敗興亡莫不繫之董子所謂國家失道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此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人君遇天戒豈得不嚴於脩省哉昔者桑穀生朝大戊脩政而殷

道興雉雊於鼎武丁正德而殷邦靖旱魃為虐宣王脩行而王化行皆能脩省以奉天故天災之降不為其國害反為其國福也昨者雷震奉天殿鴟吻皇上素服輟朝下罪己之詔出省躬之言令羣臣各脩厥職脩省之意至矣固足以荅天心而弭災異矣臣竊以為今日脩省之所當先者其事有十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

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之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為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宫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已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順門或便殿親與裁决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掌機務之臣

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為之親信以賛其治而益其明惟分別之不可不精今内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之分惟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果賢而可親也則親之果不肖而當遠也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其四選禮臣以

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脩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綉衣採訪等使廵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廵按御史其所

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
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
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
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具奏乞旌異庶
人有勸懲而吏治脩舉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
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書所謂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重於其
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

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既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覬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等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得以幸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俱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功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營築之事悉書以示戒者為此也今

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須之禦暴而赴鬬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其八寛逋負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多不准減或准亦徒事虛文使民不得受其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

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惡思任發借使彼言果信得惡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達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跌則兵

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録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十餘萬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有乖於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非無悔過祈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徃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分與各寨新附之蠻掌之許以小職使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以

為宜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全數萬生靈之命其十倘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邊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為患也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今閑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務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

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感上天之昭格致太平之福慶者意誠在此臣不揣愚陋昧死以言伏惟聖明裁之

堤備京師水患奏

臣謹題為水患事正統五年六月十四夜雨不甚驟而宣武街以東水潦為患有如去年淹没民舍溺死人民蓋去年宣武街西邊河水決開堤岸漫流衝過街東東西二水會合因此泛濫為害後因給事中鮑輝建言雖

嘗築塞然一時倉卒不甚堅固以故今年復決重為民患今天雨時作官民之家輒遑遑憂懼臣實目覩之竊以京師之地生靈所聚四方萬國所瞻宜常疏滌水道脩築堤岸以防壅決不宜有橫流淤溺之患使人不獲寧處往往轉徙以致地方空閑奸人得以為盜如蒙准言乞勅工部量撥軍夫即時築塞見決河岸務在堅固無使水復東漫仍會多官計議於宣武橋西等處量開減水河以疏通宣武街西河水及城中諸水使不壅滯

為患並募官民軍匠人等於空閑街面住坐以壯觀京師庶不致地方空廢奸盜竊發誠為便利謹題請旨

請拯畿內水荒疏

臣謹奏為救荒事比因北直隸地方水荒歲歉欽蒙遣僉都御史等官張純等往賑饑民皇上救荒之意至深切矣臣竊以救荒急務有三謹開具條疏以聞

一募客商以來南方之米今年北地雖荒江南多稔若出榜於沿途及山東河南湖廣南直隸市井去處

曉諭客商裝載米粮赴直泊張家灣通州等處預差
廉幹京官將法司贓罰銀兩及沿河所收船料鈔貫
待米船至日照依時價與之兩平收糴以廣賑濟其
客商有能仗義自願出米助濟者米至二百石以上
照依義民事例賜勑獎勸復其身役其米悉付僉都
御史張紀等從公分給缺食之家務使人皆得食不
致饑餓如商船急難使至先借沿河在官之米儘足
賑濟俟商船盛至却將所糴之米以償借用之數仍

令各壩洪閘閼津所在添力先趲米船前來其米船料鈔自榜文到日為始至明年六月止俱各免收則米商自至賑濟有給

一勸耕農以為足食之計各處民困饑窘或四出求食不暇耕種或乏種子牛具無力耕種今東作將興若不及時勸耕欲望田穀有秋不可得矣宜令有司賑濟之外仍督饑民歸田耕種五穀無牛具種子者貸與官錢助其買用待年穀豐登如數還官務使民

皆力業土無不毛庶幾秋成有望不致再饑

一汰僧道以省遊食之費各府州縣僧道已有定額比者或名行脚或托闗領度牒萃至京師非掛名寺觀即寄住民間黄冠緇服布滿街市究其所學無益於國原其所食皆出於農且今饑饉之年使數口之家添食一人即有不足況容此徒不下千萬聚食京師隂耗民食不可勝計宜令禮部移文錦衣衛五城兵馬司清理在京僧道除各寺觀有籍額者不動外

如是掛名及寄住民間者悉令赴部供報其有度牒
與無度牒而不應關給者俱各勒還本土如查文册
應給度牒者即時給與如例勒還仍令各府州縣有
度牒僧道每人止許存留年幼有戒行者一人習業
繼領度牒餘悉罷歸為農以除遊食之害

請留知縣何澄奏

臣謹奏為保留官員事臣等俱係江西吉安府安福縣
人有本縣知縣何澄先因僉都御史王翊考欠剸繁行

在吏部奏蒙另除知縣潘懌更替本官回部臣等體知得何澄慈祥廉靜外若無為內有區畫本縣人來京者莫不言其處事公當能體下情愛民如子不生事擾人又嘗築寅陂等陂浚鑿渠道灌注民田二十餘里賽湖等湖被人侵占皆追復之以均灌民田為民興利似此者不一民皆心服訟者自息頑者自化在任僅二年雖遠鄉山谷慣避差徭之民亦樂服役被其責罰皆無怨惡及其觧任將行民贈路費悉却不受父老累千百人

送之皆涕泣如失父母行至吉安河下本縣里老民人易雅望施仲温等一千餘人告蒙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宏仍留本官囘縣署事别為定奪近聞布政司又行移文催促本官赴部臣等聞之自以本縣素為煩劇然自前至今未有縣官得民心如何澄者若被考去則民失所望如蒙准奏乞勅吏部仍留何澄於本縣管事以慰民心且使遠近官員聞本官以守己愛民得復其職皆知所勸庶有益於風化謹具奏聞

兩谿文集卷二